

傅斯年
印象

之
蓮
急
人

少至美一年 獨行奉授 既承後命
雖不^無深望 亦令天下大富 亦知今

尚書少司馬治之可耶
少司馬每值良二十二日保南行

三德堂上。位一而三。三必行。但更良。如多。風。非。非。非。

[illegible]

此物亦名曰

後、まゝに

墨家大鉄子

能取去而移今

乃其去遠而空遠

新平縣志

二

卷之八

子考六書子不

21

是之謂才性德

丙午年二月

中國、經濟



1

王为松

编



印象书系

K825.4/118

4.15元



傅斯年印象

印象书系

王为松 编

学林出版社

印象书系

傅斯年印象

总体策划 李 东 张 禾

编 者 王为松

责任编辑 莫 平

装帧设计 沈兆荣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200233)

经 销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 万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616-425-1/I·145

定 价 14.00 元

写在前面

李 东

在历史的狂流与灰烬之下，有许许多多曾经煊赫璀璨的名声，已如昨日之梦，只留下了模糊苍寥的痕迹；岁月的流转，将那些搏风击浪、神采飞扬的身影，荡涤如浮沤，乍现乍灭。或许，我们只能怯怯地面对时代留下的墓碑，靠自己干枯的想象去臆造人间的偶像。这便是大多有限生命无以回避的运数：零落成尘，沧夷烟灭。

然而，人类并不总是如此伤悲。尽管长河东逝水，有贤与不肖、拙与巧、通达与狭隘、转是与即非，皆消亡矣，但总有一些不朽伟岸的神姿，通过点点滴滴的文字，残存片断的记忆，如沉沙之巨石，如归鸿之凄厉，积淀在年深月久的心历上，让静默中的人们感受到被红尘淹没之下的赤子之心的强烈跳动，感受到岁月剥蚀之下人性永在的万种风情。

地老天荒，我们仰望苍穹，总是渴望能与那些闪烁星辉的不朽灵魂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

如果说，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是时代特征的某种文化映照，那么，二十世纪的风云际会、繁复多变，中国的浮沉兴衰、除旧布新，于智识者来说，尤其是一种深刻的磨难与砥砺。正是这个时代，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风格迥异、各具生活形态的中国文人形象。在他们的生命里，对道统与学统的承继与拓展，对西方文化的感触与发扬，衍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独备一格的文人群体，并对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人格组合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常常陪复旦的老前辈贾植芳先生坐谈聊天。记得，有一次，于人情世故之后，他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不是学问中人，我是社会中人。”那种语气，那副神态，如电闪雷鸣般震撼了我。这是一位坎坷一生的知识老人由衷的肺腑之言，其中，许许多多的苦难与血泪已举若轻羽，挥手拂去，留下的只是几十年风雨人生锻造出来的丰富社会经验和清醒的自我认识，其意味之深长，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我想，无论再过多少年，这句话对我的教诲和意义将是永恒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涵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艰辛的心路历程，更是因为他们们的生活竟是如此与我们这一代近在咫尺。

历史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其能在琐碎中映照出我们今天的生命意义。因此，我们总乐于坐拥书案，遥想当年……

对中国现代的文化学者而言，学术的使命，已不单单是皓首穷经，传承文化，它同时意味着中国学者必须在纷乱的时局

形势下,承担起以学术的绵力对一个濒临崩塌的民族精神的拯救,承担起对中国文明独立自尊的社会信仰的一种保证和许诺……由此,学者的任务,不仅在于文化学术,也在于社会革命。其结果,中国学者在社会革命中一般都具备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在文化学术上一般都具备较顽强的社会责任。然而,彩云易散琉璃碎,狂风吹过月难眠,正是因了这种心胸与情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旅程往往会显得异常艰辛与苦难。

在《印象书系》(第二辑)中,我们选取了各具神采的学术大家辜鸿铭、钱玄同、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藉不同时期,与他们有过亲密交往的名家手笔,以具体可感、生动实在的“印象”,展现一代中国学者的学术与思想,人生与品格——曾在五四前的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怪人辜鸿铭;以激烈的言辞、踏实的工作而推进新文学革命的钱玄同;任时势变迁而枯守学术一隅,以孤傲自恃独守“精神之学问”的陈寅恪;进能指点江山,退能张扬学术,敢言敢为的傅斯年;以温柔敦厚的胸襟为往圣继绝学,为时代树典范的硕学通儒钱穆……在这里,我们与读者共享的不仅仅是他们在学术领域里的丰功伟绩,我们努力去探寻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延绵不绝的精神血脉,是中国学者在大潮涌动之下的颠簸与流浪,以及他们在人格力量支撑下的那颗为民族为学术而活泼跳动的心。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于田林

| 编选小序

王为松

傅斯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知道的实在太少。胡适以为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他的朋友毛子水以为“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他的大公至正的存心。从我知道他以来，他所最关心的事情，自然是我们国家里的学术。他竭尽所能使我们国家的学术得以进展。从他主持中研院的史语所，以至代理北大校长和任台湾大学校长，凡所设施，决没有丝毫为私的意思。我常想，对一个国家学术机构的首长，学识固然重要，公正无私尤为重要。孟真学问上的天才，固然是稀有的；而他的大公至正的心胸，则尤为罕见！”

这样一个人,我们能够对他有所了解的现在似乎仅限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傅斯年选集》与辽宁教育出版社万有文库中新近出版的《史料论略及其他》。在大陆谈论傅斯年的更是鲜有其人,关于他的传记,只有天津人民出版社与山东人民出版社各出过一本,且早已售罄。我因为要完成李东兄布置的作业,所以,钻到上海图书馆、华师大图书馆、社科院资料室去“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除了上图新馆让人大失所望外,另外两处,都使我获益不少。我想在这里说说我所获得的傅斯年印象之一点:中国一个最稀有蟋蟀。

先讲一个笑话,傅斯年和李济、裘善元三人有一次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好意为客人准备了三乘滑竿。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六个抬滑竿的工人一看是个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一番;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的四个工人看看比刚才那位还胖些,更是彼此推让起来;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一跳,扛起滑竿拔腿就跑了。这个笑话善意且形象地说明傅斯年是个大胖子。不过,对于自己的胖,傅斯年倒有一个颇具象征性的说法,他在有一次回答罗家伦笑他“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时说:“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所以,罗家伦评价说,“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颇与伏台尔(Voltaire)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厚重,伏台尔有些刁钻古怪,而孟真则坦白率真。我笑他有时把伏台尔的精神,装在赛缪·约翰生(Samuel Johnson)的躯壳里面。(约翰生是大胖子。)”

我想,不少人听说“傅斯年”这个名字,恐怕就是与他压倒孔祥熙、宋子文的“伟大的动量”联系在一起的。当年,傅斯年作为社会贤达,自一九三八年始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坐在这个位子上,他还当真了,或者说是他太天真了,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结果,蒋不予理睬。后来,他又抓住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孔祥熙,终于把孔轰下台来。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没有躲过傅斯年的大炮口。一篇著名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更是震动朝野,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一下子赶走了两任行政院长,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中国最稀有的蟋蟀。他的老友罗家伦盛赞他是“反对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事实”,并“真能表现不畏强权的精神。他认为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官污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傅斯年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他主张“除恶务尽”、“攻敌攻坚”,而且他一动手攻坚,决不肯中途罢手。

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周作人就很不以为然,他在一九五〇年为《亦报》写小品时,就完全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了:“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个子很大,胆则甚小,又怕人家看出他懦弱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可是事实胜于雄辩,有一回他做文章大骂宋子文,这本是狗咬狗的玩艺儿,后边有人给他撑腰,原是有恃无恐,但是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预告要做四篇,只出了一篇即戛然而止。”周作人说这样的话,我想有两层原因,一是当时的

境遇，作为带罪之人，在解放初期，揭批“蒋门帮凶”，自然是不遗余力的。说傅斯年是蒋的帮凶，是因为傅斯年也曾骂过共产党，最后跟蒋介石去了台湾。傅斯年骂共产党是事实，而他骂国民党也是不遗余力的，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两面开弓”，想在中国走一条建立温和的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自然是他书生报国的固执与天真。但把他批评国民党说成是狗咬狗，则是泼妇骂大街；周作人骂他的第二个原因是，傅周之间还有一段历史的恩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当时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校长胡适返国主持校务扫除障碍，目的是为保持北大的清洁。他在重庆时就很明确地说：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并且再三重申：“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又说：“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许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甚至连接收北大校产、安置伪北大学生陈雪屏在一些必要的场合与这些伪教员说话接触，傅斯年对此都要大发脾气，他认定“汉贼不两立”。这也是周作人记恨他的缘故。这就不能说是傅斯年的个人恩怨了。

如果说与周作人之间的冲突还未必能看出他这门大炮完全是“对事不对人”的话，那他与恩师胡适之间一段冲突就再明显不过了。“九·一八”之后，傅斯年首先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后来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商定办一份《独

立评论》，傅斯年是始终力主抗日，他说“中日间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而今日希望与日和平解决者，直是做梦”，“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只有拼上去”，“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就死”。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已侵占东北，平津危急，北大马衡等人发起北平为中立的“文化城”的运动，傅斯年当时在北平任史语所所长，力阻无效后，即上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表示“此事初发起时，斯年即表示不赞成”，“此事研究所同人绝未与之有任何之关系，特以环境关系，未便在此明白宣言反对，私下劝告，他们皆不听也”，“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一九三三年，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后，傅斯年极表反对，而胡适在六月四日的《独立评论》著文《保全华北的重要》，认为当局既然一时无力收回失地，赞成华北停战。傅斯年得知后，大怒，当即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为此，胡适极为伤感。后经丁文江长信劝解，方打消退社之意。傅斯年一向对胡适执礼极恭，早在北大读书时，就是胡适暗中的“保驾人”，这也可见傅斯年在当时北大学生中的影响与地位，胡适称他是“一个力量”。胡适其时刚刚留学归来，初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好些学生学问都比他强，这些学生指的就是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等人，胡适当年讲中国哲学史时差点被学生赶下讲台，傅斯年在私下做了他的保护人。这事顾颉刚在《古史辨》长序中提到过。胡适自己也是好多年以后才知道的。我说这些，是想说明傅斯年与胡适的关系不一般，但到了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傅斯年这门大炮是照轰不误的。因此虽然有人说他是“大炮”，但他的炮口倒的确都是“对事不对人”。这也是他在朋友中有口皆碑的道理。

熟知他的朋友都知道，“孟真因为富于斗劲，所以常常好

斗。人家一有不正当的批评,不正确的主张,说立刻用口用笔和人家斗起来。许多朋友都好意劝他,说他血压已高,此非养生之道。在他去世前两天,我还用讽刺的话来激劝他,要他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动起翅膀来,结果反引起他一顿反攻。孟真好动气而不善于养气,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可是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他办事太认真,和是非观念太强之所致。一个优点里可以带弱点,一个弱点也常由于优点出发。”(罗家伦语)这就是傅斯年。他“所表现的是坦率、直言与疾恶如仇。凡是这一类型的人,非有‘真性情’是不能做到的”。他的“言辞锋利使人有时感觉难堪,然而属于一种真性情的流露。历世过久的人,在举世普遍被重利轻义、虚伪和势利种种恶习笼罩的今日社会要是能够与孟真这样的人订交,将使你知在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另外一个世界值得你宝爱和怀念,使你心坎上钉着一件东西,永久都不会忘却,凡俗的气息因而可以少得多了。”(黄季陆语)让人觉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种值得宝爱和怀念的真情,这是傅斯年做人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愿意在学术之外重提傅斯年的原因。

如果说“好斗”已经成了你对这位“中国最稀有的蟋蟀”全部印象的话,那么我建议你赶紧先读完这本书再说,不要被我这篇以偏盖全、挂一漏万的编者序言所误导,傅斯年其实是个有思想、有学问,而且很有办事能力、也很有趣味的人。

所谓“印象”,我认为不妨分为两种,一种是人际交往的印象,比如“追忆”、“学行”中的文章,是作者根据自己亲身体验来回忆勾勒记忆中的印象;一种是阅读的印象,这也是一种印象,这就是“评说”与“传论”中的部分文章所以也选在这里的缘故,这里面的有些作者虽然并没有接触到傅斯年本人,但他

为我们提供了他理解中的傅斯年,至少可以使我们从更多的侧面来了解我们目前还很不熟悉的傅斯年。我在这次编选中,发现了一个自己陌生的世界,因为发现的仓促,所以只涉及到这个世界的一隅,必然地留下了许多遗憾,譬如,像俞大綵《孟真与我》、胡适的唁函与致毛子水书、英千里《回忆幼年时代的傅校长》、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陶希圣《傅孟真先生》、严耕望《我对傅孟真先生的感念》、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傅乐成《先伯孟真先生的日常生活》等好几篇文章,及台大在他逝世周年时印行的纪念特刊,都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或未能找到,或找到而未能收入。已收入的部分文章,因为一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像有一些字,是必须按现行的汉语规范作统一修改,如动词前“的”改“地”,表示疑问的“那”改“哪”,其余均遵循“只删不改”的原则,在个别词句上作了删节。至于文章所折射的时代的语境、体现作者个人风格的语调口吻,甚至一些不影响阅读的外国人名翻译,如“萧伯纳”、“莱白尼兹”等,悉从其旧,相信读者自有明鉴。这本《傅斯年印象》能有今天之面貌,要感谢陈子善、印永清两位先生热情无私的帮助和李东兄的指点。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孟华与龚肇,是他们在 我手足无措的时候,把我的这些拉杂的文字从迷途中寻找回来,否则,这篇小序就只能永远地消失在电脑的某个卦兄里。

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

傅斯年印象

目 录

编选小序	1
第一辑 追 念	
罗家伦 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2
毛子水 我与孟真的交往	17
蒋梦麟 忆孟真	22
朱家骅 悼亡友傅孟真先生	26
黄季陆 忆傅孟真先生	30
沈刚伯 追念傅故校长孟真先生	36
那廉君 追忆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40
那廉君 傅孟真先生轶事	47
那廉君 傅斯年的故事	57
陈之迈 关于傅孟真先生的几件事	65
李亦园 永怀师恩	69

第二辑 学 行

胡 适	《傅孟真先生遗著》序	74
胡 适	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78
陈 槃	记傅孟真师在中山大学	87
钟贡勋	孟真先生在中山大学时期的一点补充	90
朱家骅	纪念史语所傅故所长孟真五十六岁诞辰 特刊序	92
李 济	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	95
李 济	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100
李方桂	让你做你想要做的事	112
陈雪屏	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	115
屈万里	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	119

第三辑 评 说

毛子水	蔡元培·胡适·傅斯年	126
毛子水	傅孟真先生和文学	130
李 济	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	132
周作人	新潮的泡沫	136
周作人	傅斯年	138
陈 槃	重历史是非与真才实学	140
钱 穆	傅斯年	142
唐振常	关于傅斯年	145
谢 泳	学术之外的傅斯年	148
谢 泳	傅斯年延安之行细节辨正	152

少 云	关于傅斯年	154
-----	-------	-----

第四辑 传 论

毛子水	傅孟真先生传略	158
吴相湘	傅斯年学行并茂	166
傅乐成	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	192
赵天仪	傅斯年思想纲要	219
岳玉玺	傅斯年先生思想学术述评	261

第一辑

追 念

孟真的号召力和攻击精神，则颇与伏台尔 (Voltaire) 相似。他们都愿意为自由和开明而奋斗，对于黑暗和顽固有强大的摧毁力，而且爱打抱不平，也是相似之处。不过，伏台尔不免刻薄，而孟真则厚重，伏台尔有些刁钻古怪，而孟真则坦白率真。我笑他有时把伏台尔的精神，装在赛缪·约翰生 (Samuel Johnson) 的躯壳里面。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